

大匠何夕瑞

□ 蒋蓝



2006年，何夕瑞在试琴（蒋蓝摄）

大匠之大

2019年1月21日，天色不佳。蜀地特有的厚重低云，刚好擦过楼群与细弱的树巅，逐渐将街巷的缝隙填满。一路上的交通红灯拼命闪烁，犹如城市的密集恐惧症。人在雾中游，闲人们顿感飘飘欲仙，大发“诗意的栖居”之感叹，而更多的劳作者则在地铁、公交车、电瓶车的拥塞之间一脸焦急。我换了三次车，与四川音乐学院院长敖昌群等人见面，应邀参加一场文化讲座。我对敖院长说，我采访过川音多位教授，尤其是何大木匠。敖院长“哦”了几声，正身对我讲：“大木匠前天病逝了！”

那个总是置身木头的深处，竭力张开感觉捕捉声音的人，就一走了之？所谓“好人命不长”，暗合了他们长期消耗过巨的态势。恍记得7年前夏季的一天下午，我来到他位于荣昌县的家，燥热的空气中一股浮荡着木香和酒香的气味。头发浓密的何夕瑞肩膀宽阔，举起提琴讲解，一会儿又拨弄古琴，但我听到了立体的古琴声，大感惊讶。何夕瑞一笑：“这是古琴放在‘增音桌’上，声音通过类似音箱的原理放大出来的结果……”明清时期，古琴相继有了琴桌。大木匠“增音”理念来自于小提琴原理。琴桌的外形要美观、典雅，要有中国文化气息，因此选择了明清琴桌造型。他的发明前无古人，是他试上千次、持续10年的成果……

他起身下楼，我随他前行。他环视着那里悬挂着的上千张剥成薄片的木头，木片三尺多长，约一二尺宽，他就像一个君王巡视臣民。那是大木匠专门为三圆琴琴板发酵打造的地下室。地窖内放满了各种美酒，为的是酒气能在地窖内发酵，增加琴板的应力。“我滴酒不沾，但是我这些年跑遍了剑南春、茅台、郎酒等酒厂，就为了寻找合适的菌种！”他一边说，一边用一根锃亮的细长竹棍轻轻敲打着木片，木片裙子一般旋转，裙摆的花朵撒开，泼出一缕缕高低不一的奇妙声响。凡人耳朵听听也就罢了，他纹丝不动，半闭眼睛，才开口：“这些木头还有不少水分，声音发浊；有些木片的纹理不均匀，音质遭到堵塞。还要风干几个月，就差不多可以动手了。”当时我的感觉就是，这些制作提琴、古琴的木材，是大木匠的万千化身。

我随敖昌群院长来到室外，他对我回忆：去年年初，何夕瑞被查出身患胃癌中晚期后，他抓紧一切时间，就在病房里完成了世界第一只“移轴、泡桐木中音提琴”的设计和制作。敖昌群对我解释道：“中提琴是乐队重要组成部分，但因琴体过大不好演奏，下把时影响音准节奏。但何夕瑞破天荒地吧琴头中轴向右移动，制作出两把与众不同的移轴中音提琴。经我和国际知名音乐人苏立华先生以及几位国内外收藏家、鉴赏家试奏

后，感觉太奇妙了！”具体情况是，四川音乐学院前任院长、国际知名音乐人苏立华先生和敖昌群等国内外几位收藏家、鉴赏家来到何夕瑞制作室，试奏2把392型中音提琴，专家震惊。何夕瑞破天荒地吧琴头中轴向右移动，这样整个琴头不在了！他悄然改变了延续三百余年的模式。何夕瑞这种“犯众怒”的设计，成立的唯一依据就是其音色与各种琴的效果对比。专家承认琴的音色各有千秋，但何夕瑞的移轴琴更方便。

身怀绝技者，也有常人之情。大木匠在人生最后时刻，渴望举办一场提琴音乐会和研讨会——用自己制作的三圆琴和钟鼎琴来演奏……2018年5月4日，曾经身强力壮的何夕瑞体重降到几十斤，比提琴还要瘦，走路困难。每到疼痛难忍之际，他唯一的去处，就是回到自己的琴室拉琴，琴声可以让他忘记骨头深处痛的器叫。荣昌区有关部门得知这一情况后，积极筹备这样一个特殊的演奏会。2018年7月10日下午，来自天津、四川、重庆等地的12位知名器乐演奏家齐聚荣昌，为73岁的何夕瑞举行了三圆琴、钟鼎琴专场演奏赏析会。这是何夕瑞生平首次自己的专场演奏会，也是他制琴50年来的演出。

可是，演出就是永别。演出前的最后一个晚上9点，何夕瑞赶到演出现场——荣昌区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，演奏者在彩排。听着提琴荡起的涟漪，大木匠的脸色暗下来：“冷气开得太冷，提琴拉出的音色都不准了……”他对自己制作的提琴很苛刻，显然对演奏家也没留情面。每一把提琴上场之前，他都要逐一调音，甚至连话筒的距离也要控制。懂乐理的人明白，提琴对环境有很高要求，每个地方进行演奏时都要事先调好音，环境不好，就拉不出美妙音色。

休息间隙，何夕瑞坐在音控室的木椅上，嗓门没有在彩排现场那么大，他感到疲惫。随行人员说，何老师说话10分钟就得休息一会，平时医生会要求他每天不能过度运动，走路也不会超过10分钟。但是谈到琴，何老师总有说不完的话。他承认，每当疼痛来临，只要手里拿起他的琴，就是抵抗病魔的最好方式。

第二天下午正式演出，何夕瑞坐轮椅由女儿推行进场。大家起立，有人流下了眼泪。何夕瑞听觉很敏感：“哪个在哭？不许哭！好好欣赏，错过了这一场演出以后就没有了……”演出开始了。在闪烁的灯光之中，四川音乐学院管弦系低音提琴专业副教授毕虹，用何夕瑞制作的低音提琴演奏一曲“浪漫曲”后，何夕瑞突然被掌声惊醒过来，他感觉到一种持续的冷，他的泪水早已经流满脸颊。



何夕瑞重病期间，音乐界朋友们在何家门口与之合影

金箔之梦

我采访了四川音乐学院几位看望过病中何夕瑞的教授。根据叙述，我复原出那个置身病榻的人，他的沉默、他的焦急、他的想象，他的幻觉，他不断伸手在空气里取出木片、亮音与黄金，在黑墙自明，析出晶盐、斜照以及火焰的乳汁。提琴的黄金令所有修饰打消。此时落日穿过他的头发，披光的事物逐一遥远和澄清。幻象将被改编，成为边际的雾气与亮丝。他躺在床上已经一百天，哑火的金焰使病痛无从隐身。他从阴影直起身，光在溶解，生与死要和解，黄金要脱离金属弦和焰火，为金子镀金。远处，阿玛蒂、瓜奈里和斯特拉底瓦利的后宫廷庭，马翅惊起一层花瓣，将女墙的垛口填满……

金箔是你睡眠的上翘，薄得几乎站不住音符。直到箔不是纸，成为光的铰链。纤弱的思，打开飞的划痕，又自困于倦意和饱满。他的低语是那双逼近水面的密涅瓦的猫头鹰之翅，高风吹破春水，翻转阳谋和阴谋，都无法在沉重与轻之间找到栖足的纹理。金子越来越收敛，把王座和爱飘起来，像鸿毛那样找不到土地。他偶尔在林中路拾到一片诈死的金叶，显现诡谲的笑，诱他拐入歧径。当他归来，它却在突然的高度熄灭危机。提琴的

亮音，你这火焰的果核，最最亮的循环之血，是花豹扑出去后，停在风中的那双令万物变成石头的眼神吗？是放弃的定义？是诗歌的颤音，还是杨贵妃的叫喊？你要用什么样的手型和骰子，才能顺应提琴易弯的情义？

金子止息了，是非对称的力量休克后，均衡的高巅与下滑的腰线。金，在非金。顶光的元素浸在世界的深水中，直到金锈蚀如花，直到表象内陷，实体外展。戴尔菲的神谕打翻了作坊和坩埚，只剩大地上的事情。

我看到黄金如病，不变。又有变。

……何夕瑞留下很多经验之谈，足以构成一部“琴师话语录”。他的“琴结”正是对工匠精神最生动的诠释：“只有踏踏实实在你的能力上竭尽全力、一丝不苟，对你自己的作品要求尽善尽美，最终总会得到大家认可。”“工匠精神的核心是敬业，任何一个成功的匠人对自己的行当都绝对是热爱和敬畏的。”

清华大学的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有一句名言：“大学之大，不在大楼之大，而在大师之大也！”在我看来，何夕瑞就是这样的人。是大师的大，大匠的大。

我曾经说过，在巴与蜀接壤的低地之处，以内江为核心，辐射至荣昌、隆昌的畛域内，有一个影响巴蜀百年艺术走向的“铁三角区域”，张大千兄弟、晏济园、陈子庄等联袂而起，墨风四播，成就了巴蜀艺术奋然振翩的辉煌。

往事不但不会消泯，往事像烙铁一样，一直红着，在那里等我。

2012年3月22日，我应邀随四川省作家协会采风团赴荣昌，“川渝作家文学创作交流中心”授牌仪式结束后，我们拜访了被荣昌人尊称为“何大木匠”的何夕瑞。荣昌自古盛产夏布（以及夏布画），陶器、折扇，被誉为荣昌“三宝”。如今何大木匠声名鹊起，荣昌县又有了第四宝，就是“何氏提琴”。

作家们走到荣昌区昌州街道板桥社区何大木匠的家门口，就引起一阵惊呼。透过一道花园篱笆，一栋红瓦白墙的洋楼峭拔其上。上下五层共有上千平方米，是典型的巴洛克建筑风格，从外观到内饰，从窗子到梁柱、楼梯，俨然一座从西欧空运而来的大洋楼。建筑是严格按照声学原理设计的，每根栏杆的花纹都考虑过声音的传播，每块地板撬下来都能做把上好的小提琴。人在屋檐下说话，发出的回声伴随行走的步伐会发生变化。何夕瑞有一头浓密黑发，笑呵呵大步流星出来迎客。他身材魁梧，内力十足，看上去也就五十来岁，这只能拜艰苦岁月中永无休止的体力劳动之赐，以及他永不言败的性格。何夕瑞解释说：“房子不是给我

初识“何氏三圆琴”

自己修的，是给琴修的。”实事求是地说，他的家其实就是一个规划有序的制作乐器的车间。

门前花园里有几位世界小提琴制作大师的雕像，也出自何大木匠之手。“我做提琴几十年了，有一天觉得，我从未看见过先圣的尊荣。”何夕瑞不无遗憾。他口中的先圣就是小提琴制作的祖师爷阿玛蒂、瓜奈里和斯特拉底瓦利。演奏大师都以拥有他们制作的琴为荣。何夕瑞一直有着强烈地为先圣塑像的愿望。经过反复琢磨，终于把三尊雕像塑好。何夕瑞把作品拍了照，去找四川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李开祥，李开祥一见就惊讶莫名：“这正是我心中的瓜奈里、斯特拉底瓦利、阿玛蒂！”

2004年4月16日，何夕瑞被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聘为兼职教授。起因也与他自己设计建造的这座房子有关。当时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参观了这座房子后说：“那是老何梦想的结晶。凭这座房子，他就有资格开建筑学讲座。”

小提琴作为西洋乐器中的皇后，发展至今已近完美。何夕瑞对我谈起研制“三圆琴”的初衷：“我是在制作小提琴过程中感受过小提琴的思想。我要填补中国民族乐器无低音的空白。”三圆琴的琴头做成了如意状，琴身由上下大小各三个圆弧构成，这便是名字的由来。音孔为吉祥蝙蝠型，琴颈处变成了凹型。这些设计完全不同于西洋小提琴，却富含浓浓的中国风度。造型好似“细颈、削肩、丰冠绝古今。雷氏以雷威最为卓绝，张氏指的是江南张越。经时光洗淘，终归雷琴独步天下。雷威之琴冠有“响泉”、“松雪”、“春雷”、“忘味”、“百纳”等名，盛于唐代开元（714）至开成（836）年间，一千多年来身价与日俱增。雷琴做工精细，从取材、制造，到校音、施漆极为考究。琴的优劣取决于选材、斫琴、髹漆三个阶段。自古斫琴必用桐木，所谓“焦尾枯桐”，“龙门之桐”，而雷威却不一定专取桐树。郑弥《娜嬛记》引前人语：“雷威作琴，不必皆桐，遇大风雪中独住峨眉，酣饮著蓑笠入深松中，听其声连绵悠扬者伐之，斫以为琴，妙过于桐。”大雪压树，树枝欲裂，直到发出咔嚓的开裂声，斫琴家由此循声辨音寻木。雷威所作之琴，并不拘泥于梧桐、梓木，而是以“峨眉松”，却比桐木制作的还要好。传世古琴尚未见松木之作。而所谓“峨眉松”，正是峨眉冷杉。

在大木匠制作小提琴的几十年里，他也在研究古琴。这源于一个消息：1977年8月22日，美国两艘“旅行者”探测器携带了一张金唱片到外太空，唱片里收录了世界级音乐专家精心挑选的27首乐曲和55种地球语言等，其中收录了中国古琴演奏大师管平湖演奏的名曲《流水》，时长7分37秒，是27首乐曲中最长的。这一新闻在大木匠心中埋下了种子。

小提琴的制作木材是杉木，来自阿尔卑斯山麓的杉木被公认是小提琴的不二之选。大木匠怎么办？木材的好坏与其生长的海拔、土壤酸碱度、气候、是否向阳等条件都有关。几十年来他跑遍了国内森林，从北纬20度到北纬45度区域，还到过缅甸、印度、尼泊尔等国家的森林中寻找良材。1983年夏他在西藏森林遇到了狼群跟踪。他身无长物，突然想起了照相机。他按快门，闪光灯发出的光阻止了狼群靠近，但狼决不放弃。闪光越来越亮，他只好拔足狂奔。看到一间屋子透出电灯光，他大声呼救……牧民家的狗猛吼起来，大吠声让狼放弃了追逐，他冲到房子前近乎虚脱。1985年他在缅甸的森林，抚了树洞里一头棕熊的睡眠……

中国最适合制作提琴的木材，就在金沙江流域的干热河谷当中（这是他发现的秘密，嘱我不能提及具体地点）。那里具有与阿尔卑斯山十分接近的地缘和气候，杉木具有绸缎的品质。提琴就是两块板：面板疏密适中，具有木实线；背板要有花纹，木理叫“虎纹”，“弹性模量”极佳。

乳、瘦腰、肥臀”，极具大唐神韵。

有人这样比喻，如果西洋小提琴是妙龄少女，那么何氏三圆琴则是风韵少妇。大匠固然可以为大唐风度赋形与赋性，他的一双手，其实是在招魂。

何夕瑞说，做琴几十年，现在才把琴理搞懂，也厘清了中国的古琴奥秘。木、音、弦的关系，就蕴含在天、地、人的关系中。他渴望建立一套完整的木材与声乐之间的结构体系，经得住时间考验。

有人说，近百年来中国只有两个木匠被大学聘为教授，一是齐白石，一是何夕瑞。有点夸张，何大木匠毕竟与齐大木匠有着不小的距离。但他们有一点相同：他们都是从“粗木作”开始与木头打交道的。白石力弱，逐渐从雕花细作发展为国画大师；何夕瑞五大三粗，从制作犁头、水车、打谷机的田野，冲到了西洋乐器皇后身边。这就是命，也是性格。所以说性格即命运。

20岁那年何夕瑞被荣昌一家机械厂选中，改行搞模具制作。但他无师自通可以拉手风琴，这被众人视为“绝技”，三个月后被调到宣传科。工厂举办文艺演出，乐队缺少低音大胡。那个年代买乐器也要县团级单位出具证明。他想：可否照着二胡的样子制作大胡？找来鼓皮、木料，终于做出一把大胡。这把龙头大胡因为气候潮湿，音色不亮。他就拿到火边烘烤，同事笑称这分明是“烤鼓专家”。这是他制琴生涯的起点。

“我要做中国韵味的提琴”

他曾说“制作提琴不仅是手上功夫”，是说仅靠手艺不能使提琴达到至美。有很长时间大木匠走进了工艺的死胡同，几乎发狂。父亲见他茶饭不思，一天对他说：“老子不懂啥子提琴，但我是搞生物的，你应该从材料学思考，思考材料与音质的关系。”一句话提醒梦中人，回到材料学，回到本质，他突然打开了眼界。

提琴要上漆，漆有油性和酒性之分，漆其实是一些微生物的培养基。琴材暴露在空气中，也成了众多微生物的一个载体和繁衍场所，它们一代一代的新陈代谢，从而改变了木材结构，促使木材向利于琴弦振动的方向发展，增加很多谐波，产生更多泛音。他对不同材料做上千次试验。从结果看新料与老料在音色上具有明显区别：新料基频大，但谐波少；老料基频适度，但谐波多，不难看出微生物的自然熟化与人工熟化与未熟化的明显差异。那么如何看待“杨氏弹性模量”？根据胡克定律，在物体的弹性限度内，应力与应变成正比，比值被称为材料的“杨氏模量”，它是表征材料材料性质的一个物理量，仅取决于材料本身的物理性质。“杨氏模量”的大小标志着材料的刚性，杨氏模量越大，越不容易发生形变。大木匠根据自己的检测，写出《利用微生物部分降解木材在生长过程中的内应力》论文，动摇了“杨氏弹性模量”，引起很大震动。

大木匠在2007年向国家申请了6项发明专利，中国人有了东方特色的小提琴——何氏三圆琴。这把小提琴经受了大师的检验。2013年，出生于拉脱维亚的顶级演奏家吉顿·克莱默在北京国家大剧院“五月音乐节”期间，用三圆琴演奏一曲之后说：“非常好演奏，音色太美了。”当翻译告诉吉顿·克莱默“何氏三圆琴”很像“中国的丰腴美女杨贵妃”时，大师还是回到了西语的审美世界，他补充：“这琴，真像维纳斯！”

维纳斯与杨贵妃的合成之韵，何人才配消受啊！

古人提出了“代大匠斫者，必伤其手”的结论。那天采访到最后，大木匠举起手在我眼前晃动：“你看我的手，刀伤上百次，几个指头全变形了。我其实很孤独……”他向我一拱手：“我要赶回荣昌。好兄弟，再会！”他大步流星穿过九眼桥桥头刻章的匠人堆与暮色，斧头一般冲过去……这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。今夜，我的眼泪安静地流下来。